



杨靖宇将军的故事

张群良 编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致青少年朋友们(代序)

张全国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2月13日生于河南省确山县古城乡李湾村。他在孩提时就崇尚民族英雄,立志“精忠报国”。学生时代刻苦学习,联系实际,成绩优秀。他于1923年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在河南工作期间,历任确山县农协委员长、确山农民革命军总指挥、信阳县委书记;在东北工作期间,历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东北反日总会会长、满洲省委书记、南满游击队政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南满抗日联军总指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师师长兼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1940年2月13日,杨靖宇只身一人与敌周旋5天以后,在吉林省濛江(今靖宇)县三道崴子同近300名日伪军殊死战斗一个多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壮烈殉国,时年35岁。

杨靖宇是确山人民的好儿子,河南人民的好儿子,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党员,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他是确山人民的骄傲,河南人民的

骄傲，中国人民的骄傲。他的一生，有许许多多激动人心的故事值得我们传颂，有许许多多宝贵的革命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在纪念杨靖宇将军诞辰 90 周年之际，我们要学英雄，见行动，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锐意进取，加快发展，全民奋起，携手并肩，夺取两个文明建设的新胜利！

一九九四年四月

目 录

“精忠报国”	(1)
“扒了我的皮，我也不去”	(2)
“不能冤枉好人”	(4)
为小伙伴交学费	(6)
“你够不上当我的朋友”	(8)
“出了啥事我自己承担”	(10)
焚烧日货	(13)
与友人论修学方法书	(16)
“决不能象头猪一样活着”	(17)
乡亲们的知心人	(19)
“我是在干正经事”	(21)
初任农协委员长	(23)
第一支枪	(24)
塌桥夺枪	(25)
“亮牌”	(27)
十路大军打确山	(29)
审县长	(31)
为民作主	(32)
刘店秋收起义	(35)
设宴毙匪首	(37)
告别家乡	(39)
寿宴桌上开县委扩大会	(41)

随机应变	(43)
领导抚顺煤矿罢工	(46)
在敌人法庭上	(48)
补鞋子和当褂子	(52)
“报纸我们应抓在手里”	(54)
“大水冲了龙王庙”	(56)
老爷岭截车	(59)
导戏	(62)
既联合又斗争	(66)
学唱《国际歌》与作《一路军军歌》	(69)
强渡辉发江	(71)
“请收下这张收据”	(74)
收编长青“山林队”	(76)
将计就计	(79)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82)
“这是我们应该的”	(83)
枪杀“徐老狗”	(87)
“我愿意做您的儿子”	(88)
智擒“白司令”	(91)
一支小手枪	(93)
“以血抵血，以命抵命”	(95)
留作纪念的枪	(96)
一件皮大衣	(98)
“空城”计	(100)
拉梨杖	(101)
“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103)

齐唱瓦解满兵歌·····	(105)
喜读《共产党宣言》·····	(109)
选定联络站·····	(110)
智取“宝兴厚”·····	(112)
寄往海外的一封信·····	(116)
推磨磨荞麦·····	(118)
王小二放牛·····	(119)
拔萝卜·····	(121)
黑山咀伏击战·····	(124)
夹皮沟里擒敌兵·····	(126)
不贪女色·····	(128)
中秋园月·····	(129)
“让老百姓吃咱们抗联种下的李子”·····	(134)
日本工程师与日籍抗联战士·····	(135)
消灭索旅三十二团·····	(137)
“先战士后干部”·····	(139)
一盘石磨·····	(141)
一个大书包·····	(143)
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	(145)
岔沟突围·····	(148)
长岗大捷·····	(151)
三请王屯长·····	(155)
睡在冰凉的地上·····	(159)
分土豆·····	(161)
三连对三连·····	(163)
火堆里的手榴弹·····	(165)

榆皮汤与小饼子.....	(168)
“不许杀害俘虏”	(172)
“支援全国的抗日战争”	(173)
“革命，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总会胜利”	(176)
只身一人.....	(177)
壮烈殉国.....	(179)
尸首归葬.....	(182)
后 记.....	(188)

“精忠报国”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2月13日生于河南省确山县古城乡李湾村。全家8口人，租种地主10多亩旱地，农忙时种地，农闲时烧砖、卖豆腐。一家人忙忙碌碌，到头来还是半年糠菜半年粮，家中穷得叮铛响。

杨靖宇5岁那年，父亲马锡龄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勤劳善良的母亲便把未来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杨靖宇身上，想教儿子做个有出息的正派人。她虽不识字，讲不出多少大道理，但记忆力却特别强，一有空闲，就把记忆中英雄豪杰的故事讲给儿女们听。孔融让梨尊敬长辈、司马光砸缸救儿童、杨家将幽州救主大战肖天佐等等，她都讲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特别是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故事，她讲了一遍又一遍，使杨靖宇牢牢记在心里：

岳飞23岁那一年，洞庭湖有个“通圣大王”杨么，派手下王佐到汤阴县岳家庄，用重金收聘岳飞。岳飞不仅拒收礼金，反而把王佐怒斥一顿。王佐走后，岳母问明原因，就让岳飞去准备香案。岳飞遵从母命，出门办了香烛，又来到堂屋，取出一副烛台、一个香炉，摆放在一张八仙桌上，然后请出老母亲。岳母遂叫上儿媳一同来到中堂，在祖宗牌位前焚香点烛，拜过天地祖宗，就叫岳飞跪下，让儿媳磨墨。岳飞不知其故，跪下问道：“母亲，让儿跪下，有何吩咐？”岳母说：“做娘的见儿不受叛贼之聘，甘守清贫，不贪富贵，真

是太好了。但我怕百年之后，又有那些不肖之徒前来勾引，要是我儿一时糊涂失志，做出些不忠之事，岂不把半世芳名丧于一旦？因而我今日祈告天地祖宗，要在你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但愿我儿做个忠臣。等我死后，那些来来往往的人说，‘好一个妇人，教子成名，尽忠报国，流芳百世！’儿啊，那时娘我就含笑九泉了。”岳飞听了说道：“娘啊！您的严训，孩儿一定牢牢记在心中，就不必再刺字了吧！”岳母厉声说：“胡说！倘若你日后做出不肖事来，拿到官府。那时吃尽严刑拷打，你等怎讲？”岳飞低头认错，说道：“母亲说得有理，就与孩儿刺字吧。”遂上前将衣袖脱下半边。岳母取过毛笔，先在岳飞背上正脊梁中写下“精忠报国”四个字，然后将绣花针儿紧紧地捏在手中，在岳飞的背上一刺，只见他的肉一耸。岳母轻声问道：“我儿疼啊？”岳飞忙说：“母亲，不曾疼。您只管刺就是了，怎么问儿疼不疼呢？”岳母眼噙热泪说道：“儿呀，你是怕为娘我的手软，才故意说不疼的吧。”说完就咬着牙根一针针地刺起来，刺完后又用醋墨涂在四个大字上，至使永不褪色。由此，在杨靖宇幼小的心灵中，就种下了“精忠报国”的种子。

“扒了我的皮，我也不去”

李湾村有个地主叫王玉玺，每年过中秋节都要张罗着放鞭炮，其用意不是庆祝佳节，而是“通知”佃户们要按时给他家送过节礼。对不送礼的佃户，轻者一顿谩骂，重者退掉

租地。

1913年中秋节傍晚，王玉玺家的院子里又和往年一样，在一张方桌上摆满了糕点、水果和佳肴，香案上燃着三柱香。王玉玺首先捣蒜似地在香案前磕头祭祀天地祖宗，接着，便噼噼叭叭地放起催礼的鞭炮。

这时，杨靖宇的叔叔马元龄正生病卧床，呻吟不止。忽然，远处传来一阵鞭炮声，才想起给王家送礼的事情，便急忙有气无力地喊道：“尚德，尚德，你……到我屋里来一下。”

杨靖宇正在院子里玩耍，听到叔叔的叫声，便轻手轻脚走到叔叔的床前，先问叔叔渴不渴？又问叔叔饿不饿？叔叔轻轻摆了摆手，指着床头桌子上四盒月饼说：“尚德，咱们家穷，钱总凑不齐，要不，早买回礼物叫你给王玉玺家送去了。”

骨瘦如柴的叔叔半坐半起，用颤抖的双手捧起四盒月饼，小心翼翼地递给杨靖宇说：“尚德，快点给王玉玺家送去吧，别忘了，到那里要恭恭敬敬地叫声王老爷。”

杨靖宇手捧四盒月饼，双眼瞪着叔叔，迷惑不解。他想，自从父亲去世后，没有吃过半块月饼，现在却把这么多的月饼送给地主家，到底为什么呀？

杨靖宇幼小的心灵里，本来就充满着对地主阶级的仇恨，现在叔叔却让他去给地主送礼，气愤地说：“我不去！”

叔叔虽然也不愿送，可租地主家的地，不送能过得去吗？万一退了租地，全家人喝西北风不成？于是，又哄着杨靖宇说：“尚德，快去吧，再晚了，人家还不收咱的呢。”

“叔，咱不吃他的，不穿他的，为啥平白无故地给他家送礼呀！他姓王，咱姓马，你为啥叫我喊他老爷？”

“这是老规矩，咱不是租了人家的地嘛！”

“租种的地不是给他家交租子了吗？”

“他家要是不租给咱们地种，咱家吃啥？”

“要是大伙都不租他家的地，他不干活也没有饭吃！”

叔叔说一句，杨靖宇回一句。一会儿，叔叔气得直咳嗽，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再不去，我就打断你的腿！”

“您就是扒了我的皮，我也不去！”倔强的杨靖宇说罢，气呼呼地冲出叔叔的房间。

杨靖宇的母亲怕他把叔叔的病气重了，急忙出来把他拖进自己屋里，流着眼泪说：“傻孩子，人在人眼下，不得不低头。王玉玺在咱村谁敢惹呀！只要他一跺脚，咱庄两头乱动弹！咱家是孤门独户的外来户，胳膊能扭得动大腿吗？你的话要是传到王玉玺耳朵里，咱就别想在这里住了！”

“娘，你别怕。”杨靖宇挥动着小拳头，一肚子火气。“王玉玺要是敢跟咱过不去，我就放火烧他的房子！”

“不能冤枉好人”

杨靖宇8岁那年，母亲为使儿子“知书达理”，便勒紧腰带，省吃俭用，送他到本村的信义小学学习。

入学后，杨靖宇看到同班大多数同学的家境都比自己好，又都有父亲支撑门面。母亲一个妇道人家，忙里忙外，节衣缩食，卖粮食为自己交学费，如果不好好学习，咋对得起她老人家呢！

杨靖宇聪明伶俐，刻苦努力，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在学习上，

很快会背《百家姓》、《三字经》了。不久，他又背会了《大学》、《中庸》。平时，他规规矩矩，不爱说话，老师和同学们也都喜欢他。

一天，两位老师去县城买东西。前脚刚走，学生们就象没王蜂似地玩起来。同学们一合计，要玩就玩个痛快，干脆演台戏高兴高兴。演什么呢？演个清官判案吧！年龄最大的一个同学自封为“府台”，由“府台”组阁；——加封，杨靖宇被封为“县令”，有的封为“师爷”，有的封为“地保”，还有的派当“王朝”、“马汉”以及“小衙役”什么的。最后，让全班最小的一个同学当“土匪”。“府台”大人坐在摆起来的课桌上，当成临时的大堂，大喝一声：“将‘土匪’带上堂来！”众“衙役”便把那个小同学绳捆索绑带上堂来，跪在地上受“府台”审讯。小同学本来就不愿意当“土匪”，现在又让他下跪，更加一肚子火气，他说啥也不跪下。“府台”大人一拍惊堂木，厉声喝道：“呔，好一个大胆匪徒，上得堂来，还不快快跪下，如实招来！”小同学听了，硬着脖子顶撞说：“我不是土匪，更没抢人家的东西，凭啥要给你下跪！”

没想到“府台”大人假戏真唱，恼羞成怒。他一拍惊堂木：“呔，好一个大胆的土匪，在本官面前竟敢撒野，给我重打50大板！”

坐在“府台”旁边的“县令”杨靖宇，忘记是在演戏，也忘了“县令”必须服从“府台”的规矩，站起来说：“且慢，无凭无据，为何要打50大板？我们不能屈打成招，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府台”大人心想，违反民意不算清官，但也不能服从下级，坚决维持原判。于是，学生分成两派，一派赞成“府

台”，一派拥护“县令”。结果，还是站在“县令”一边说话的人多。杨靖宇红着脸，激昂慷慨地说：“演戏也得分清是非，哪有不管有理没理就打人的，不能冤枉好人，乱打一通嘛！”

在杨靖宇心里，清官就是为民说话的。因此，他不管是台上是台下，都决心做个替老百姓说话的人。

为小伙伴交学费

杨靖宇在信义小学读书时，有个最好的同桌学友名叫李世芳。李世芳年长他两岁，二人同住一个村，上学一块走，放学一起玩，酷似一对亲兄弟。

李世芳家也是租种地主王玉玺的地，因其父亲体弱多病，家境比杨靖宇家还贫寒。为了养家糊口，农忙季节，他父亲不得不让独生儿子下地干活。这样，拉下的功课多了，李世芳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对此，老师经常责怪他。

一天，李世芳拉着杨靖宇的手，到村头大槐树下谈心，正二八经地对杨靖宇说：“尚德，你的记性好，要好好读书，一定有出息。我脑子笨，家里事又多，学三篇丢二篇的，将就着学几天，不当睁眼瞎就行了。”

杨靖宇一听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开导说：“世芳哥；你不是说读完书，咱们一块当教师吗？”过去，他俩曾谈过共同的愿望——当教师，让更多的孩子都能认字、读书。

李世芳说：“光想不行啊，俺爹有病，靠我干活，饭都吃不上了，哪儿还有钱上学呢？”

面对李家的困难，杨靖宇心里非常难过，低头不语。过了好大一会儿，杨靖宇忽然一把抓住李世芳的手说：“世芳哥，你不能退学！你缺的课，我来帮你补，你看行吗？”李世芳感动得眼含热泪，连连点头。

从此以后，杨靖宇每天晚上就去给李世芳补课。转眼一个学期就要结束了，李世芳的功课也慢慢地赶上去了。

一天放学时，老师对学生说：“明天一早，都要把下学期的书钱交上来，交晚了，就买不到书了。”

第二天上课时，杨靖宇身边的座位一直空着。他想，世芳哥可能又被留在家里干活去了。放学后，他背着书包匆匆忙忙来到李家，只见李世芳愁眉苦脸，他父亲蹲在门边唉声叹气。杨靖宇猜不透他们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便问：“世芳哥，你今儿上午怎么没有上学？”

李世芳嘴唇动了两下没有吱声，他父亲说：“交不上书钱了，还上啥学啊！”

这可难住了杨靖宇，他急得直挠头皮。忽然眼睛一亮，他猛地想起过年时，母亲给他的一块“压岁钱”一直没有舍得花；现在拿出来买书，不是帮世芳哥一个大忙吗？

“唉！世芳哥，你不用作难了，我还有一块‘压岁钱’呢！反正我也花不着，你就拿去买书吧！”

“那怎么行啊，你们家也是很困难的。”

“没事。你只管上学去吧！”说着，杨靖宇就一溜烟似地跑回家去了。

第二天，杨靖宇把暖得热乎乎的一块银元交给了老师，说：“这是李世芳的书钱”。放学后，杨靖宇把新书和纸笔之类的学习用品送到李家。李世芳兴奋地跳起来，他的父亲拉

住杨靖宇的小手，激动得直流眼泪。

“你够不上当我的朋友”

杨靖宇 13 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确山县高等小学。

有个同班学生，大家都叫他孙二少，其父是个有钱有势的大地主。他仗着老子的势力，成了班上的“害群之马”。上课时，出洋相，扮鬼脸，不但自己不学习，反而影响别人也学不好，老师制止他，他就和老师无理取闹。下课后，打骂小同学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还经常抓住同学们当马骑，老师和同学们都拿他没办法。

有一天，杨靖宇正在教室里温习功课，忽然听到窗外传来高一声、低一声的哭泣，寻声望去，见一个小同学两眼流泪，两耳通红。杨靖宇赶快跑过去，一边劝小同学不要哭，一边问他为什么哭。原来，又是那个孙二少叫他趴在地上当马骑，还用手拽住他的两只耳朵使劲拧。小同学驮不动这个肥头胖耳的少爷，爬不快，孙二少就拿根树条抽打他，还不断的用脚踢他的小肚子。

杨靖宇一听，再也不忍住了。他飞快地跑到操场，抓住孙二少喝道：“走，我有事找你！”

“走就走。”孙二少毫不在乎，跟着杨靖宇来到教室里。

杨靖宇把门一关，对孙二少命令说：“趴在地上！”

“嗨，咋着你了，马尚德？你叫大爷来就是干这个？！哼！不识字你也摸摸招牌，打听打听大爷我是干啥的！”孙二少歪

着头，咧着嘴，叱斜着一对小眼睛，不服气地一边拍着胸脯子，一边出言不逊地辱骂杨靖宇。

杨靖宇气得怒目圆睁，拳头攥得咯吱响，厉声喝道：“趴下！”

孙二少打娘胎里出来哪曾受过这号气，他上前一步，举手就打。杨靖宇身子一斜，顺势抓住孙二少的胳膊，用力一拧，飞起一脚，正好踢在孙二少的屁股上，那小子一下子来了个嘴啃泥。杨靖宇抬脚一跨，骑在孙二少身上。

“孙二少，你听着，以前总是你叫别人爬，今天我偏偏让你爬！”说着，杨靖宇便抡起拳头揍了几下。

孙二少是只纸老虎，欺软怕硬，动不动就搬出他老子吓唬人。“马尚德，你敢打我，看我回去告诉俺爹，非抓你到司法科去，叫你尝尝蹲班房的滋味！”

杨靖宇本来只想教训他一下算了，听他这么一说，顿时火冒三丈，又抡起拳头，一阵好打。孙二少一见惹恼了马尚德，怕自己吃大亏，只得低头求饶：“马尚德，我打今天起，再也不欺负人了，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杨靖宇停住手说：“小子，饶你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

“好！好！我答应，我答应。你说吧。”

“第一，今后再也不准欺负人！”

“是。”

“第二，不准回去向你爹告状！”

“这个，我，我……”

杨靖宇见他吞吞吐吐，不肯答应，又抡起拳头，“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揍扁你！”

孙二少怕再受皮肉之苦，只好连声说：“我答应，我答应。”

“光答应不算，你要发誓！”

“我要是给俺爹告状，不是人！天打雷轰，轰我爹！轰我娘！轰我全家！”

杨靖宇见他服输吓蔫了，才松手放了他。

杨靖宇痛打孙二少，同学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大伙都愿和杨靖宇交朋友，杨靖宇在同学们中的威信更高了。

孙二少自从受过教训之后，的确老实多了，再不敢明目张胆地欺负小同学了。但他总还想要威风，就变着法儿拉拢杨靖宇。一天，孙二少口袋里装满糖果，去教室里找到杨靖宇，一边往杨靖宇兜里塞糖果，一边嘻皮笑脸地说：“马尚德，不打不相识。咱俩交个朋友吧！”

“哼！”杨靖宇拂袖一笑，轻蔑地说：“小子，凭你的德行，还够不上当我的朋友！”

“出了啥事我自己承担”

1919年5月上旬，“五四”运动的烈火熊熊烧至确山县高级小学，师生们罢课走上街头，张贴标语，发表演说，检查和焚毁日货……

确山县县长林肇煌，为了平息学生“闹事”，特派县教科孙学监到高级小学“视察”。这位油头粉面的孙学监一进校门，就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架子，开会训话，左一个“指示”，右一个“命令”，指手划脚，得意洋洋，神气十足。